

笨媽媽

女兒上初中後，總是嫌棄老媽惠珍笨，經常說的話就是：“媽，你笨死了！”

這不，女兒放學回家，剛進門便嚷道：“媽，以後，我的衣服，我自己洗，瞧你洗的衣服，臟死了，在我背後蓋了一個油印子，同學們都取笑我呢！”惠珍趕緊應聲道：“好好。”

飯桌上，女兒嚷起來，“媽，你炒的菜咋比食堂的還難吃！瞧瞧我的手藝。”女兒擰起袖子，說干就干。惠珍嘴上說：“看把你能的。”臉上卻堆滿了笑。

惠珍正收拾房間，女兒看到了，嚷起來：“哎，你這不是越收拾越亂嗎？東西應該分門別類，還是我來，您歇歇吧。”女兒把惠珍推出了房間，麻利地干起來。



惠珍越來越閑，開始拾起年少時的夢想——寫作。左鄰右捨都投來羨慕的眼光。

一年後，惠珍發表了好多作品，女兒也在夏令營活動中成了“獨立自主明星”。

王姨說：“你家女兒真懂事，家里家外，樣樣能幹。惠珍呀，你真有福氣。”

張嬌說：“我家女兒跟你女兒一般大，在家啥活都不干，而且脾氣還大，連自己的襪子都不洗，你是怎樣教導你家女兒的？”

惠珍抿嘴一笑：“因為我笨嘛！”

李姐笑着說：“你笨，誰信？裝笨吧？”

惠珍哈哈大笑：“是啊，就是裝笨！”

作者高杰：甘肅省鎮原縣人，《長城文學》雜誌編輯，作品散見于多家中外報刊雜誌

身在福中

天大亮了，丁梅還躺在床上，越想越煩！老公袁大頭沒啥球用，流轉了四十畝農田來耕種，一年到頭，汗流完，人曬黑，也就弄個二三萬塊錢。打牌向他要点錢，好比要他的命！……

袁大頭進來說：“丁班長，早餐弄好了。您起床吧。”

丁梅抓起枕頭就砸過去：“鬼才是你的班長！”

袁大頭訕笑着退出去：“不就是沒錢打麻將嘛，我給你去取就是了，啊？飯還是要吃的。”

第二天剛吃罷飯，西鄰王嫂過來，約丁梅去趕集做美容：“我說梅子啊，你其實是個美人坯子，就是不注意打扮，美化自己。四十不到，就像雙槍老太婆了！”丁梅心里無名火起，向袁大頭一伸手：“拿錢來，我要去做美容。”

袁大頭驚異地說：“昨天不是給你一千了嗎？”

丁梅說：“打牌輸了。”

袁大頭抖抖索索掏出幾張錢說：“要細水

長流，啊？細水長流……”

看着猥瑣、搵門的老公，丁梅氣不打一處來。她下定了決心要離婚。幾經周折，丁梅如願了。袁大頭交出存摺，咽啞着收拾幾件黑不溜秋的衣服，就淨身出戶離家走了。丁梅徹底解放了！她立即取出存摺上的八萬元，打牌、美容、買衣服，開心地消費着。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意和幸福。

忽然，上高中的兒子在學校打架，把同學弄成了重傷，經各方調解，要賠償五萬元；禍不單行，家里電線短路失火，傢具、房子燒得一塌糊塗；流轉來的農田主人集體討要田租，逾期不給，就法庭上見！……不知所措的丁梅仰天哭喊道：“袁大頭，你死哪兒去了？快給老娘回來！”

……丁梅使勁地哭喊，把熟睡中的袁大頭驚醒，忙問：“丁班長，怎麼啦？”

丁梅也醒了，發現一個噩夢！她仍然抽泣着，一把抓住袁大頭的胳膊，生怕他跑了似的。

作者袁作軍：湖北省監利縣程集鎮袁河村農民，荆州市作家協會會員作品散見于中外報刊，並多次獲獎，現仍務農。

兩個煮雞蛋

那時我們家是土坯房，必須轉過一堵土牆，經過一個池塘，才能看見通往村外的大路。

只要是晴朗的星期天，只要是土牆的拐角處響起自行車鈴聲，母親便會微笑着說：“東東來了。”

東東是舅舅的兒子，每個周末來咱們家體現生活。我不喜歡東東，他太趾高氣昂了。你看，他一進院子把自行車朝牆角一扔，連我母親也不喊，就高聲大叫：“熱死了，給我打點洗臉水！”

中午的飯菜，和平時的一樣。但我們明顯感覺，母親在菜里多加了油。妹妹吃了兩碗，東東只扒了幾口，就掏鳥窩去了。母親趕緊在圍裙上擦手，去雞窩里摸出兩個雞蛋，添水生火，滿院子頓時飄起煮雞蛋的香味。煮雞蛋是需要些時間的，我們在香味里煎熬，眼巴巴地看着母親把兩個熟雞蛋，塞進東東的書包。



我有些不平，我們一年半載也吃不上一回煮雞蛋。另外，這樣也違背了舅舅的意願。

母親生氣地說：“你舅舅對我們有恩呢，我們不能讓東東吃苦！”接着，便開始重復那個老故事：舅舅並非親舅，是當年的住點幹部，我得了肺炎，沒錢醫治，舅舅墊付了醫藥費……

我聽着母親的嘮叨，瞅着已到土牆拐角處的東東，他正回頭張望，我忽然想起，上星期，不，上上星期，東東也有此舉，東東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
我躲在土牆的後面，見東東拿出煮雞蛋，一點點掰着喂池塘里的魚，池塘里的水花濺得老高，東東樂得手舞足蹈。

一股熱血直冲腦門：“東……”

一只粗糙的大手捂住了我的嘴，我的呼喊終究沒能從土牆的拐角處傳出去。

作者孟晴：安徽省霍邱縣宋店鄉街道

門面

“老婆，最近別人介紹一個大客戶，有筆生意一千萬！做成這筆生意，公司就有救了，你看上的那套房子就ok啦！”張進眉飛色舞，唾沫星飛濺。但隨後，他就長嘆一聲，耷拉了腦袋。

“怎麼啦？”妻子見他情緒低落，急急地問。

“唉！老闖下個月過來要和我面談。前幾次生意黃了，都因我車的檔次太差，直接將我pass了。”

“現在生意難成，這次千萬別黃了！”妻子說。

“老婆，我們要吸取上次的教訓，我想換奔馳600！”

“哪有錢呢？”

“把我們的房子賣了吧，生意談成，公司得救，我們再換”

“這，不好吧？”妻子有點猶豫。

“老婆，現在車子就是門面啊，撐不好門面，談不成生意啊。”

“你決定吧。”妻子覺得有道理。

張進那天換了一身行頭，生得又英俊瀟灑，開着豪車，信心百倍地去見客戶。這次他將押寶了。今晚帶客戶去本市最豪華的酒店入住，8888，多吉利的數字啊！去最有特色的飯店按最高標準就餐，明天上午洽談。

第二天他早來到酒店。

“張先生，您好！您的客戶昨晚退房了，讓我交給您一封信。”服務員禮貌地叫住他。

他急急打開信封，信上寫着：張先生，我們一直在尋找低調務實的合資商，您和我們之前見過的很多老總一樣，注重個人享受，注重面子工程，這對公司的發展十分不利，不是我們尋找的人。很抱歉！

張進看完信，一時天旋地轉，服務員趕緊上前扶住：“要幫助嗎，先生？”

……

“門在這邊呢！”

作者毛臘梅：安徽省桐城市作協會員，中學語文教師，擅長微小說寫作，文字散見于中外報刊。

未來的筆

人臉識別、指紋識別、語音識別、掃一掃就會有創意元素從屏幕里“蹦”出來、電子眼追蹤……杭州(國際)未來生活節上的展覽看得我眼花繚亂。看展覽的時候，我許下了一個小小心願——根據小學生的需要，設計一支未來的筆。

這支筆的外觀比普通的筆多了兩個小開關和一個顯示屏。就是這里，隱藏着大大秘密。第一個開關是性能調控器，按下它，鋼筆、圓珠筆、水筆、鉛筆，粗的、細的，隨你選擇；第二個開關是顏色調試器，可以根據需要調整筆的顏色，想變什麼顏色就給什麼顏色。兩個開關同時按下，就是一個超級橡皮，在錯字上輕輕一點，一點痕迹都不留。有了這樣一支多功能的筆，小學生上學就再也不必背着鼓鼓囊囊的筆袋，不用擔心粗心遺漏了哪種筆就誤使用，不用擔心本子墨迹斑斑。

神筆還是一位好老師。你寫字久了，它會溫馨提示：“小主人，休息一會兒吧。”筆就會停止供水，幾分鐘後再自動恢復。做作業時你跑



作者：文海教育集團 張滬塵

神了、寫字不規範了、姿勢不端正了，它會發生不同的音樂警告提醒你。當然，如果遇到你不會做的題不認識的字，把小屏幕對準題目掃一掃，它就會講解，會把知識點展示在小屏幕上，直到你明白為止。有了這樣一位老師，就像是讓作業插上了七彩的翅膀，小朋友一定不會再討厭作業了！

最神奇的，這支筆有一招絕活，那就是可以滿足主人的三個心願，畫的東西能變成真實的物品。我最想畫一些食物，讓飢餓的人填飽肚子；我想畫一些棉襖，讓沒有衣服穿的小朋友冬天也是暖暖的；最後我想畫一棟溫馨的房子，讓無家可歸的人感受到家的美麗。不用擔心有壞人用它做不好的事情，神筆只會幫善良的人辦事。

噢，對了，告訴你一個秘密，再也不用擔心你的筆會丟了。小偷偷去了怎麼按開關都沒用，因為它是指紋或者面部識別啓用的。只要你在手機上輕輕一按啓動轉移系統，無論在什麼地方，神筆就是回到指令發出的地點。

怎麼樣，這支筆很神奇吧！我敢肯定，只要我努力學習，就能發明出這種神奇的筆。

多么希望能早點擁有這種筆！

作者：文海教育集團 張滬塵
導師：張鑫鳳，杭州文海教育集團(小學部)

我被高考撞了一下腰



要是找到了，交給誰？”

“我來同仁藥店找過了，根本沒有霍雨鑫的身份證和準考證，請問是不是把藥店名字記錯了！”

糟糕！這如何回答？我忙不迭地給市內的同學打電話，並輾轉打聽同仁藥店的情況，可是，都語焉不詳。我急出了一頭汗水。

十點左右，更虐心的消息來了：“闖謠！考生霍雨鑫證件落在藥店？別傳了，假的！”

看來，這只是某人的惡作劇，用來戲耍別人的善意。我趕緊把這條微信轉出去，收到了一大片的譴責。

忙了一個上午，該干的工作一點也沒干，我實在不爽得很。

可是，更不爽的還在後頭。中午收到頂頭上司的來信：我早說過，一個人的素質是在無人監管的情況下表現出來的。你卻在我外出時玩微信，不務正業，辦公室副主任的位置，你就別干了！

“該死的騙子！”我又急又怒，頹然涌淚。

作者秦利華：山西省陵川縣崇文鎮

冷靜思考 沉着應答

高考如期而至，牽動無數家庭的神經。不過與我沒什麼關係，唯一的好處是頂頭上司陪兒子去市里高考了，我上班玩微信可以肆無忌憚了。

上午九點鐘，群里一則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：“市一中七考場的霍雨鑫，你的身份證、準考證，落到一中北面的同仁藥店，能聯繫上的告知一下。請大家愛心接力轉發出去！”

縣一中北面好像真有家同仁藥店，沒準這位丟證的同學正着急呢！我不假思索就開始轉發了。

接着，我收到了很多愛心人士的詢問。

“我家就住在同仁藥店附近，請問霍雨鑫的身份證、準考證到底落在哪里？我去找！”

我和老伴各演了一出

大概是年齡增長的原因吧，前不久，我和老伴都做了一件有趣的“糊塗”事。一提起這兩件事，我倆笑得拍手鼓掌、前仰後合。

前些日子的一天上午9點多鐘，編輯部催我一篇文章，我就急於趕稿。稿子剛打完、發送給編輯，又接到紅學家裴玉生同志約我參加“黑龍江省明水縣打造北方紅學第一縣研討會”。我着急忙慌的洗一把臉，刷刷牙，帶上採訪本、筆和手機出發了……

午飯後，老伴問我：“你動我新買的芳香型乳白色鞋油了吧？”

我說：“我着急參加會，沒有來得及打鞋油哇！”

老伴堅持說：“不對呀！咱家有外人來過嗎？”

我說：“從來沒有哇！”

她說：“哪為什麼我還沒使用的新牌子鞋油被使用了呢？咱這5樓也進不來老鼠呀！”

“我明白了！”

老伴問：“你明白什麼了？”

我說：“原來，由於我着急參加會議，誤把芳香型乳白色鞋油當牙膏刷牙了！”

說罷，我倆不約而同的哈哈大笑起來。

老伴知道我喜歡吃大黃米飯。她在前天，專門為我“悶”了大黃米飯。

當大黃米飯做好的時候，老伴先給我盛了一碗。我像孩子似的和往常那樣，在一碗熱氣騰騰的大黃米飯中間放上一點豬油和一勺白糖，然後像虎一樣的吃起來。

可是，這大黃米飯到嘴里扎吧拉砂的，即

不黏，也沒有大黃米飯味兒。我說：“這是不是陳黃米呀？怎麼沒有一點兒大黃米飯味兒呢？”

這時，老伴親口一嘗，說：“烏龍了——把我在網上郵回來的俄羅斯小米當成大黃米了！”

我一看俄羅斯小米粒兒跟咱們中國的大黃米粒兒大小一個樣，而且色澤也一樣。我說：“老伴：不怪你誤把俄羅斯小米當成咱們的大黃米，我若是我，也有這個可能啊！”

老伴語重心長的說：“你把鞋油當牙膏，我把小米當大黃米。不是一家人，不進一家門，配合得太‘默契’了——咱倆這是在演兩出《生活幽默烏龍戲》呀！”

我說：“咱倆辦的事兒，恰好是一句歇後語：‘大舌頭吃肥肉——肥(誰)也別說肥(誰)’。”

說着，笑着，我倆都樂出眼淚來了……

作者呂世申：黑龍江省明水縣工商局

